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厄林卷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貢生臣李廷對

欽定四庫全書

卮林卷八

明 周嬰 撰

論胡

王褒

胡元瑞玉壺遐覽云漢有二王褒一字子淵武帝時人即上聖主得賢臣頌者末謂奚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喬松哉蓋諷武帝之學仙其識趣非道家者流也一字子登元帝時人遇華山異人得道

至王屋山號清虛真人然後漢郊祀志又有王褒姓名非武元二帝以文學道術顯者是漢自有三王褒也又後周王褒字子淵亦能文章工詩詩數曰北周文士王褒為冠西漢王褒同姓名同以才學顯世所共知以予考之古今有五王褒一唐人字士元亦能文即補傳亢倉子者一見漢郊祀志一見神仙通鑑論曰漢書宣帝時修武帝故事益州刺史王褒奏王褒有軼才上詔為聖主得賢臣頌云云是時上頗好神仙

故褒對及之本傳甚明胡氏以為諷武帝誤哉又漢書  
為郊祀志東漢書稱祭祀志云後漢郊祀志何邪郊祀  
志云神爵時遣諫大夫王褒持節求金馬碧雞之神此  
即子淵傳中語惟五行志成帝綏和二年鄭通里男子  
王褒衣絳衣帶劍入北司馬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  
帷組結佩之則又一王褒耳三洞珠囊曰王褒字子登  
前漢王陵七世孫服青精飭飯趨步峻峰如飛鳥無津  
梁直渡積水又服雲碧晨飛丹腹視見甚遠太上大道

君賜王君素明瓊紋玕丹錦旌號清虛真人神仙傳同  
茅君傳曰清虛王真人漢元帝時辭家入華陰山九年  
又登陽洛山平帝時修行道成太上賜錦旌為太素清  
虛真人又集仙錄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  
輔漢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按既云前漢陵七世孫又  
云元帝時道成又云與道陵同時則非武帝時人也但  
周書王褒字子淵為梁元帝尚書左僕射江陵陷入長  
安仕周封石泉縣子然梁書作字子漢也魏時亦有一

王褒博物志文帝黃初三年武都西都尉王褒獻石膽  
二十斤晉時更有二王褒王隱晉書曰王褒字偉元少  
立操尚以父儀為司馬文王所殺絕世不仕霍原傳云  
原與王褒等同以賢良徵也晉書又曰元帝鄭夫人妹  
適長沙王褒帝召為尚書郎隋亦有一王褒北史宇文  
述討蕭巖巖遣王褒守吳州述遣兵襲褒褒衣道士服  
棄城遁按胡氏得五子得其八而路史發揮曰王褒有  
十一人九見前錄一漢闕工見孝成鼎一真人自有內

傳

洪厓先生

玉壺遐覽曰洪厓先生傳云洪厓先生者或云黃帝之臣伶倫也得道仙去姓張氏堯時已三千歲矣陶宏景真誥云洪厓先生今為青城洞真故青城山有洪厓洞司馬天師五岳朝儀云青城山洞周圍二千里皆洪厓先生服琅玕花隱去代為青城真人據此則古洪厓治青城山甚明然傳又云洪厓山在豫章



之西山有仙壇臨井上為洪厓煉丹處五春白色渥如丹各圓深二尺餘為洪厓煉丹臼則又似言豫章何耶蓋青城為古洪厓所理無疑而豫章則唐張氲先生隱處也或疑洪州是開皇時改號在唐前然則豫章固舊有茲山張氲隱焉而井臼則氲之遺跡無惑也且帝堯前安有張姓其謂張姓者斷因唐之洪厓而訛矣

論曰雷次宗豫章記曰厭源山西北余侯村五六里有

洪井俗說洪厓先生之井又謝莊有遊豫章觀洪厓井  
詩水經注曰散原山西北五六里有洪井飛流懸注其  
深無底舊說洪厓先生井也西有鸞岡洪厓先生乘鸞  
所憇泊也梁元帝吳平侯誌曰遷豫章內史洪井鸞峰  
甘露歲下蕭厓鶴嶺連理成陰古洪厓托迹豫章審矣  
安得以井白屬唐人按集仙錄晉武帝時豫章吳猛許  
遜居洪厓山築壇立靜傳所云仙壇臨井者豈吳許所  
築與而太平廣記引逸史萬年縣南山有洪厓澗則不

止青城厭源也又真誥曰吞琅玕之華而方營丘墓者  
洪厓先生也洪厓先生墓在武威郡姑臧縣則姑臧又  
為先生尸解地安往不化何必青城哉然郭有道碑云  
將蹈鴻涯之遐跡陶丘一薦管寧曰追迹洪厓參踪巢  
許則似為隱士西京賦曰洪厓立而指麾薛綜曰三皇  
時伎人則祇為伶官與升仙者豈別一人乎陳子昂詩  
序曰鸞鳥篇者晉人洪厓子作也洪厓子矯迹汾水乘  
白驢衣羽褐云云按張氲在晉州神山縣洪州大疾疫

氳來施藥病者立愈玄宗驛召之果氳也常服紅蕉衣跨白驢此與伯玉所叙合氳時一至豫章耳安用煉丹井臼為然能和墨洒翰則張洪厓亦一文人

王喬

玉壺遐覽曰王喬尤易舛淆古今未有了此者楊用修王元美卮言俱以為有二人余別考得三人自謂足據近復憶之誤也仙家王子喬傳子喬即太子晉字子喬一云名喬字子晉遇浮丘公授以至道於緱

山乘鶴上昇時人觀者咸曰王子登仙遂言曰王即吾姓因遂稱王子喬并葉縣為令飛鳥之王喬柏人為令食芝之王喬其為三人無疑余舊嘗載之史書佔畢中然三代前以子系字者尚希而是時即太子亦稱王子其為王子喬者猶云太子晉耳未必字為子喬也既周太子自應姬姓何得以為氏王傳中王即吾姓之云蓋不得王子二字之義而強為茲說以傳會之耳今詩家稱子晉者亦非二王喬備載於後

叅閱自明

王喬河東人也漢明帝時為尚書郎出為葉縣後天  
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  
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城東自  
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為  
立廟號葉君祠吏人祈禱無不如應

元瑞上言飛鳥而此乃不紀錄踈也按後漢書喬為  
葉令每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

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則四年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

王喬健為武陽人也武陽有北平山在益州南一百四十七里高一千二百丈上有白蝦蟇謂之肉芝食者長生非仙材靈骨莫能致也喬好道望山朝拜積十餘年登山感致因得食之身輕力倍行及走馬後為栢人令遂於東嶽山得道今武陽有喬仙祠王喬

有三同姓名有太子晉王喬有葉令王喬食肉芝王喬乃蜀中神仙也又見太平廣記其謂三人亦不詳考王子喬非王姓也名疑云即封禪書王伯僑麟按封禪書作正伯僑非王姓

又御覽劍解門引道經云王子渤海之冢劍鳴空槩王喬景陵之墓劍飛冲霄王子者曾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旦疾終營冢渤海山夏襄時有發王子墓者一劍在北寢上自作龍



鳴人無敢近後亦失所之王子喬墓在景陵戰國時  
復有發其墓者見一劍人適欲取視其劍忽然上飛  
去王子喬事舊說浮丘公攜與乘鸞鶴共登嵩山此  
事又不同解化時年正十五六云按此子喬劍解事  
頗新僻並著之所稱王子不知何人其劍解亦與子  
喬相亂不可不知路史云王子喬名超古字開山尤  
為奇僻并附載

論曰蔡邕集有王子喬碑云王孫子喬者上世之真人

也聞其仙舊矣不知興於何代博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產蒙斯丘傳曰王氏墓永和元年臘夜上有哭聲甚哀附居者登而察焉洪雪下無人跡見一大鳥跡後有人絳衣大冠呼樵孺子尹禿曰我王子喬也爾勿復取吾先人墓前樹也忽不見碑詞但稱其乘螭駕鶴並不及監撫世榮水經言冢在梁國蒙縣碑題云仙人王子喬碑正載中郎文稽周室墳陵無在梁國者而此子喬姓王固非王子晉也高允王子喬行曰王少卿王少卿

超升飛龍翔天庭少卿必子喬字此亦姓王者王逸楚  
辭注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為白蜺而持藥  
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  
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須臾而化為大鳥  
開而視之翔飛而去蓋王子喬已有三矣真誥衆真集  
洞宮有桐栢真人領五嶽司侍帝晨王子喬注曰此稱  
真人之字也則元瑞疑未必字子喬者殆未考耳文選  
別賦注引南越志曰長沙郡劉陳東有王喬山山有合

丹處杜氏通典曰昆陽城有古墓在東俗云王喬墓也  
斯復不知何真當與栢人葉令又別一人則王喬亦有  
三也雖然葉令當顯宗時栢人令未審在何世顧為令  
長則亦漢中葉矣屈平遠遊曰吾將從王喬而娛戲賈  
誼惜誦曰乃至少原之野兮赤松王喬皆在旁淮南子  
曰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上通雲天又曰王喬赤松吸  
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蹠虛輕舉乘雲遊霧屈生戰國  
之世二子皆產漢初所稱果何指也蔡澤說應侯曰世

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注曰喬王子晉松赤松子紫汲冢周書師曠謂子晉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子晉果十七而卒秦去髭王未遠傳聞宜真乃云喬之壽何也且亦未聞子晉之吐故納新耽慕方術者以王喬即子晉豈彭殤可齊乎而諸叙王喬者皆與赤松並稱且不云松喬而云喬松予意必先赤松而出者疑上古已有一王喬而書傳不詳其事耳武陽王喬太平廣記無之胡氏誤也御覽所引道經蓋出真誥真誥曰王

子者帝佶也曾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日疾崩營冢在渤海山夏中夜時有發王子墓者室中無所有唯見一劍在北寢上自作龍鳴虎嗥之聲人遂無敢逐者後亦失所在也

帝佶則堯父外書作營字

王

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惟見一劍在人正欲取視忽飛入天中也按此則營墓渤海者當作王子非王子也王子即帝嚳名號亦奇御覽字多譌

王僑王子喬

楊用修云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僑健為武陽人為栢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為王子喬誤也久矣

元瑞新錄曰史記封禪書宋毋忌王伯僑充尚羨門子高索隱注司馬相如云王伯僑古仙人下復引裴秀記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云云余案史記王伯

僑自是一仙人名注再引王喬已誤然裴記王喬喬字偏傍無立人用修作僑字從人蓋因史文王伯僑而誤也藝苑卮言云仙人有兩王喬其一即太子晉其一栢人今天降玉棺者也此與用修說同但楊誤加偏傍耳

嬰按天降玉棺者是葉縣令非栢人令也元瑞何不彈駁且用修說與王不同

余意王喬為太子者汲冢書師曠稱晉為王子故樂



府稱王子喬非姓王氏也喬當是晉別名唯為葉縣  
令而飛鳧與為栢人令而食芝者則名姓俱同又同  
為令最易相亂王子喬斷當從余此說余向以為三  
王喬亦襲取舊時之說未妥

諗曰嚴忌哀時命曰比王喬而為耦王褒頌曰嚶噓呼  
吸如僑松顏師古注僑王僑仙人也大人賦廡征伯僑  
而役羨門張揖曰伯僑仙人王子僑也師古曰仙人姓  
征名伯僑非王子僑也劉向九歎譬若王僑之乘雲兮

載赤霄而凌太清又曰驅子僑之奔走王逸曰子僑王  
子僑也王莽傳仙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曰是乃予  
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偏傍作立人多有之矣  
作僑亦何害也獨尋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  
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雒間後見桓良曰告我  
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顛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  
舉手謝時人而去遂立祠於緱氏山下柏人令復於此  
登仙而立廟於麓何事之巧合若是高誘淮南注曰王

喬蜀武陽人為栢人令得道而仙華陽國志曰犍為郡  
北接蜀郡王喬升其北山又曰武陽縣有王喬祠郡國  
志武都西有王喬谷即王喬隱處谷有王喬堂歲常祀  
之則栢人令乃於桑梓登遐而顏氏家訓曰栢人城東  
北有一孤山俗呼壘務山城西門碑是漢桓帝時栢人  
民為縣令徐整立銘云土有壘務山王喬所仙又北夢  
瑣言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燕幕客馬彘贈曰  
別後壘整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則是於宦遊飛舉

裴秀謂在緱山亦誤也然則唐詩所云緱嶺吹笙正指子晉以為栢人令殆見其流而未溯其源耳至其人之同異野客叢談引類說亦謂有三皆未備也

楊泉

胡元瑞九流緒論云太玄經十四卷晉楊泉撰鄭氏通志畧作太玄蓋泉以子雲同姓故此書亦擬子雲而作也今第馬氏意林所鈔百餘言存馬氏注云梁國楊泉字德淵而不言何時鄭藝文畧及隋藝文志

俱云晉人唯舊唐書作唐人然唐人諱淵泉字德淵  
其為晉人無疑舊唐書字誤也馮氏意林又有物理  
論十六卷所采頗衆而不題名字按隋志亦泉所撰  
韓非鄧析流也

諗曰北堂書抄引晉錄會稽相朱則上書言楊泉清操  
自立徵聘終不移心詔拜泉郎中隋經籍志晉處士楊  
泉集二卷在薛瑩下閔鴻上是吳人而入晉者物理論  
屢稱傳子蓋與休奕善也藝文類聚又載楊泉賦數首

皆稱吳時人

衛元嵩

胡元瑞四部正譌曰元命包四卷周衛元嵩述本緯書春秋孝經各有元命包故好事勦為此書而附諸大易其文率學太玄用字奇僻過之厥義則甚淺此書崇文總目稱唐衛元嵩通志通考並因之按元嵩後周人所撰述有齊三教論七卷見通志又隋志釋氏類稱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言僧徒猥濫周武帝

下詔一切廢毀即其人也而王堯臣以為唐人考唐世諸傳記絕無名姓同者其誤瞭然此書楊楫本序以元嵩獻策後周賜爵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頗與隋志合必元嵩先為沙門後還俗上書請汰僧徒故周武亟暴顯之以風天下序稱元嵩有傳考北史無之恐楊楫誤也

諗曰續高僧傳釋衛元嵩成都人少出家至京上廢佛法事自此還俗周祖納其言嵩制千字詩並符讖緯事

後知之據此則與元瑞所疑先為沙門後還俗者合然  
元嵩乃上書而後還俗非還俗而始上書也廣宏明集  
云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於蜀梁末為益州  
野安寺僧佯狂浪宕周氏入蜀因爾入關天和二年上  
書請造平延大寺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疏以  
城隍為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  
聖衆推令德作三綱尊者老為上座選仁智克執事求  
勇畧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劫是則



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蒿此上言則興佛法而安國家非滅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條總是事意勸行平等非滅佛法此與隋志又異文獻通考衛元包十卷崇文總目元蒿唐人武功蘇源明傳趙郡李江注包以坤為首因八純之宮以生爻極於六十四自繫其辭言外卦體不設爻位以謂易首乾尚文包首坤尚質夏連山商歸藏周易唐包其實一也困學紀聞云館閣書目云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蒿撰今按楊楫序云元

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曆弄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國  
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北史藝術傳術元嵩好言未來  
事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書目以為唐人誤矣嬰又  
考元嵩書頗行於世但號元包不云元命包也通志作  
元包胡氏並誤

薛仁貴

丹鉛新錄曰用修云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  
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二子勇

將而精意經術如此元瑞以為唐薛氏文士最衆周易注見鄭氏藝文畧唐書藝文志蓋別有其人非為將者也唐書仁貴傳並不言其涉獵經史即史傳中不盡載著述然仁貴以武人有此斷所不遺今新舊唐書無及此者則此書非其撰述無疑也韋孝寬雖為名將未嘗以勇力聞仁貴雖以勇聞然將畧亦自翹楚用修說俱失之宋人墨池編有薛仁貴碑云名禮字仁貴其人在天寶間則非唐初將帥明矣又史

書佔畢曰唐有兩薛仁貴一武將見唐書一文人注  
周易見唐書藝文志次第在王勃前陸德明後蓋亦  
高宗時人當與征遼建功者相去不遠而傳絕不言  
其能文著書考之唐世河東之薛文學最盛蓋一時  
名姓相同決非為將之仁貴也楊用修執此以仁貴  
為文武兼才與韋孝寬並稱按唐書張仁愿傳云唐  
初才兼文武僅郭元振唐休璟裴行儉及仁愿未嘗  
一齒仁貴則注周易者非其人必矣藉令史傳中於

著述或不盡載亦當稍稍及其文義大端而仁貴本傳第稱力田起家傳末竟不畧槩好文博雅等語用修之誤瞭然無疑續考宋朱長文墨池編第八卷碑刻類有唐薛仁貴碑注云天寶二年名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按新舊傳唐書薛傳並無此文惟通鑑有之以僻甚故特附記此

諗曰班氏書所列將相儒生之行事往往不載於本傳而附著之他篇者蓋作史之法且如其人所論謨一一

具列傳末則藝文不必志矣按新唐書本傳云仁貴少貧賤以田為業而世系云仁貴父軌隋襄城郡贊治又云仁貴名禮松漠道大總管子訥相玄宗楚玉左羽林將軍汾陽縣伯本傳不言以字行亦不言松漠道蓋皆互見也何謂唐書無此文乎墨池編碑文云云則所謂薛禮者正三箭定天山免胄示突厥之將軍耳其言天寶二年必訥若楚玉始為其父追立之者觀仁貴討賀魯疏簡潔而盡事情又知西方得歲不宜用兵皆博學

有文豈力田起家者所能諳解乎張仁愿諸人雖稱才  
具文武而論著都不見於篇衛公問對反為操觚者所  
鄙又烏知其兼才也哉且薛氏望出河東無別支於他  
郡者其世系表有二嵩二朗二植二侃二温二岸二戡  
二巖二嶷二蒙二諤二華二承規三薛紹三薛岑三薛  
瓌三薛廣而獨無二禮二仁貴則鐫虜注易立功立言  
者其為一人無疑矣通鑑貞元十九年龍門人薛仁貴  
安都六世孫名禮以字行元瑞既知通鑑有之而必守

墨池之說以為天寶時人蓋徒見用修之論輒思所以勝之不知其自陷於掛漏而乖僻也

河圖要元論

四部正謠又云楊氏譚苑醍醐曰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肺土良水清勾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要元篇蓋漢世讖書後漢書注不載其目僅見此焉此用修語予未敢深信然他無可考姑



錄此以廣異聞

論曰按真誥稽神樞引河圖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  
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又引河圖內  
元經曰乃有地肺土良水清勾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  
度世上昇曲城陶隱居注曰此河圖者舜禹所受及洛  
書之屬今猶有四十餘卷存據此則用修所記蓋有之  
矣茅山志大都皆采真誥文

金雌詩

元瑞藝林伐山曰用脩云隋經籍志郭文著金雄記  
金雌詩按隋志緯書小注有金雄記無所謂金雌詩  
也麟按南齊書郭文舉金雄記云當復有作肅入草  
見高帝紀末并諸讖甚詳

諗曰按南齊書高祖紀末無當復有作肅入草之句惟  
祥瑞志引金雄記曰鏖金作刀在龍里占睡上人相須  
起又云當復有作肅入草又云草門可憐乃當悴建號  
不成易運沸則金雄所存不僅一語也洞仙傳郭文舉

書箬葉上著金雄記金雌詩後人於其所住牀席下得  
之次第尋看識緯相似乃傳於世宋世符瑞書太史令  
駱達奏陳符讖引金雌詩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  
年是其時金雌詩又曰云出而兩漸欲舉短如之何乃  
相岨交哉亂也當何所唯有隱巖殖禾黍西南之明困  
桓父達說之曰兩云元字也短者祚短也巖隱不見唯  
應見殖入禾谷邊則聖諱炳明也據此則金雌之作亦  
有之矣但不見隋志耳夫用修雖窮搜韋塚博討穆陵

然所稱引皆非怪僻元瑞以為出自成都使不深信至有目前載籍斥不推尋賤今之意亦云隘矣高都孫居相筆叢序曰世有正元瑞者乎元瑞聽之矣予亦聽之矣嬰敢謂正胡乎

鹽澤醋溝

丹鉛新錄曰用修云唐岑參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皆知之醋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此言以揜後人耳考闕駟十

三州志山氏城北為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  
在中牟鹽澤見漢書元瑞以為鹽澤見穆天子傳戊  
子天子至於鹽注鹽鹽池也今在河東解縣及竹書  
紀年王觀於鹽澤是也漢書遠出其後且醋溝方但  
言未知未嘗自以為知也用修逆探譏之得毋以已  
度人乎

論曰岑參天寶中充安西節度判官其北庭詩鴈塞通  
鹽澤龍堆接醋溝孤城天北畔絕域海西頭北庭地近

輪臺在龜茲烏壘之間矣漢書蔥嶺河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水經注沕澤即蒲昌海亦有鹽澤之稱地理志朔方縣有金連鹽澤者青鹽澤鴈門郡沃陽縣鹽澤在東北然則鹽澤有五一在中國嘉州所咏以地道尋之當是蒲昌海也鴈塞未詳何郡梁州記曰梁州縣界有鴈塞山山有大池水鴈栖集之因名荊州記鴈塞北接梁州汶山郡其間東西岑屬大巖無際雲飛風翦望崖廻翼唯一處稍下朔鴈

達塞矯翼裁度故名此非岑詩所指聊舉異名然塩澤之說則用修得之而元瑞謬言也又西域傳徐普欲開道避白龍堆之阻揚雄亦言康居烏孫豈能踰白龍堆冠西邊地理志敦煌郡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有蒲昌海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高大者二三丈在西域中據此則醋溝必在瓜州之外考水經注高榆淵東北為酢溝韻會云酢今作醋關駟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為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郭緣生述征記醬魁

城至醋溝凡十里唐岑參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  
緣酢溝而引岑詩以證此黃直翁之誤用修全述之也  
按郡國志雒陽與中牟比縣河東在雒陽西北五百里  
敦煌在雒陽西五千里若鴈塞越四千五百里而內與  
河東之澤連龍堆越五千里而東與中牟之水接作詩  
者毋乃太憤憤乎黃楊胡徒執於形似之間而不究道  
里之不可至恐嘉州為之大喙也

湖陰



丹鉛新錄曰用修云陽虎將殺季孫不克取寶王大  
弓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晉明帝覘王敦遁歸湖陰  
以七寶鞭獲免按晉書明帝紀云王敦將謀篡下屯  
於湖帝乃乘駿馬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陰  
字當屬察為句以上文湖下原無陰字而下句陰察  
與微行相應也自溫庭筠作湖陰曲後人往往承訛  
惟王懋叢書得之又明帝自湖遁歸遇旅姬與七寶  
鞭此云遁歸湖者尤非敦既屯兵於湖帝自湖歸則

歸於石頭耳

諗曰升菴集云王敦屯於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於湖今之歷陽也帝至於湖為一句陰察營壘為一句溫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耒作於湖曲以正之案此則湖陰之解發自用修矣元瑞拾用修牙慧以反譏用修而又云自湖遁歸又云遁歸湖則以於湖於字為于此于彼之于而不知其為縣名也且單舉湖字元瑞抑何所指晉書地理志丹陽郡有於湖蕪

湖姑熟諸縣接壤聯疆觀王敦傳云敦移鎮姑熟明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世說新語云王大將軍頓軍姑熟明帝以英武之才著戎服騎巴寶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則湖陰之訛自湖之謬已可知矣然於湖屬丹陽郡在江南歷陽屬淮南郡在江北楊云於湖今之歷陽則非也

萬城

四部正謠曰楊用修以鬼谷區為即鬼谷其可笑正

與方城作萬城切對

諗曰宛委餘編曰用修以方城為萬城其可笑不待言  
晦伯引史記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又我悉方城外  
及服虔杜預之說以關之似矣然不如盛弘之荊州記  
之明切也其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犍縣東至瀕水達泚  
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南北雖  
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云云何其  
易曉也邵國志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苦菜於東俱有

方城又楚狂接輿耕於方城之南蓋皆傍此長山方城而名者也正譌笑楊蓋附於此嬰按楊王二先生之說皆本鄜善長用修所論畧舉一隅陳王爭之則欲掇楊所短而反揜其所長耳考水經濩水注曰濩水出黃城山東北逕方城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苦菜於東之間有小城名方城東臨溪水尋此城致號之由當因山以表名也苦菜即黃城也及於東通為方城矣世謂之方城山故地里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

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  
蓋於此也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隸縣東至瀨水  
達泚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云  
鄜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為長城即此城之西隅  
其間相去六百里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  
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邵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指此城也元美所稱本  
此然汝水注曰醴水逕北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

許遷於葉者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為萬城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華宏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余按春秋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是用修所執又在此條元瑞以為可笑是未知用修之言更有據也宛委說亦不如灑水注之詳備元瑞述之此猶侏儒度高於天者也嬰又觀元瑞華林博議曰讀書大患在

好詆訶昔人夫文字烟埃紀籍淵數引用出處或有參商  
意義重輕或有權度加以魯魚亥豕訛謬萬端凡遇此  
類當博稽典故細繹旨歸統會殊文釐正脫簡務成曩  
美母薄前修今偶覩一斑便為竒貨恐後視今猶今視  
昔矣又曰昔人之說無當於吾心務審其是非而駁之  
母先入母遷怒母作名母徇名今明知其得而掩為已  
有未竟其失而輒恣譏彈壯夫不為大雅當爾耶此論  
可謂公溥然每於用修遺言輒疏剔小疵垂謬大美以



丹鉛當奇貨以伐山資遷怒博議云云豈慮後人之攜  
撫後人也

鬼方

楊用修曰高宗伐鬼方事惟見易鬼方極遠之國即  
靡莫之屬也蒼頡篇曰鬼之為言遠也世本黃帝娶  
於鬼方氏漢匡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  
湯時鬼方已內屬武圍之中而復叛於中衰之日故  
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又西羌傳曰殷室中衰諸

侯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  
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竹書紀年周王伐  
西落鬼戎

胡元瑞丹鉛新錄曰鬼方事見竹書高宗二十二年  
伐鬼方次於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羗來賓甚  
明鬼戎之語絕無所出史稱陸終氏娶於鬼方生六  
子即昆吾大彭五霸迭王者見鄭氏通志畧楊云黃  
帝未知何所據也鬼方前輩有以為楚者以楚俗尚

巫故謂鬼方竹書伐鬼方上有次荆之文則此說宜可證楊云極遠恐未然又一說云即貴黔中殷世何能至此蓋當時楚地亦極為蠻落春秋始會盟中國耳以鬼方為楚蔡介夫蒙引

諗之曰大戴禮帝繫曰陸終氏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氏產六子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為彭祖四曰萊言五曰安六曰季連風俗通曰陸終娶於鬼方氏是謂女清索隱引系本亦同楊云黃帝良誤詩大雅覃及鬼

方毛傳曰鬼方遠方也孔穎達曰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匡衡傳應劭注亦曰遠方楊曰極遠亦非臆說西菴傳曰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古公踰梁山而邑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子賢注引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無俘二十翟王語胡謂絕無所出謬矣此與王會解湯時正西有鬼親國揚雄作趙充國頌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李善引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

先零戎是也章帝紀有司言明皇帝克伐鬼方開道西域用修稱靡莫之屬似鬼方乃西戎也海內北經曰鬼方在二負之尸北注曰貳負之尸在上郡干寶易注曰高宗殷中興之君鬼北方國也高宗當伐鬼方者離為兵戈故稱伐坎當北方故稱鬼也此說則為北狄唐書韋臯傳雲南欵邊約東蠻鬼主驃傍苴絕吐蕃盟而南蠻傳曰夷人尚鬼謂主祭者為鬼主又曰南詔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又有兩林部地

狹而諸部推為長號都大鬼主又有夷望鼓路湯谷阿  
醯阿鷄鉅蠻等十二鬼主皆隸雋州此豈古所云鬼方  
者耶則與黔楚之說近即以為南蠻可也然尚書大傳  
文王受命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湏四年伐犬夷五年  
伐耆六年伐崇按文王未嘗南征則謂在楚之陽者或  
未然也虞翻易注曰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愬勞  
衣服皆敗鬼方之民猶或寇竊故終日戒陳琳為曹洪  
與文帝書鬼方聾昧高宗有三年之征伐邈道悠聾昧

愬勞之辭豈有承受按韓非子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  
侯炙鬼侯腊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相州谷陽縣西南五  
十里有鬼侯城然則鬼方直在冀州耳又班固典引威  
靈行於鬼區章和元年詔威霆行乎鬼區斯又易方為  
區矣

鏡殿

藝林伐山楊用修云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  
皆安鏡為白晝秘戲之需帝一日獨坐其中劉仁軌

奏事入驚走下階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臣見四壁  
有數天子不祥莫大焉帝立命別去后聞之不悅帝  
崩后復建之楊廉夫詩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  
影相磨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淥波

元瑞曰按此本隋煬帝故事迷樓記帝設銅屏四周  
殿上白晝與宮人戲樂纖毫皆入屏中高宗時武曌  
用事中外謂之二聖劉仁軌蓋假此以諷故武聞之  
不悅也老鐵詩六郎謂昌宗明空即瞿字



諗曰通鑑少府監裴匪舒為上造鏡殿成上與劉仁軌  
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上遽令別去此無武  
后不悅及秘戲之言豈司馬惡其宣淫而削之乎以高  
宗之頑冥不靈二聖之稱猶以為未盡豈滑稽隱語所  
能搖動武后亦不以二日之擿為恚數天子在壁亦有數  
皇后在宮仁軌可自解於武后前也

過秦論

丹鉛新錄曰用修擬過秦論云六王初畢四海始一  
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鼉鼉以為梁巡海石以送  
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腥聞乎四極云云

元瑞曰竹書紀年穆王大起九師架鼉鼉以為梁此  
云秦始恐誤論擬過秦實宋人場屋體比段又本唐  
人阿房宮賦然小杜首四語甚奇而楊四語中再用  
畢字殊失檢點用修自謂弱冠時作蓋其後未嘗刪

潤也

論曰江淹恨賦曰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  
共規華山為城紫淵為池雄圖既溢武功未畢方駕鼉  
鼉以為梁巡海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楊論皆  
抄文通語也此其少作自宜付之一炬而乃享以千金  
亦不自見之患乎但江賦載文選中憲事小史輒能諷  
誦胡氏不知何也紀年曰周穆王大起九師東至於九  
江架鼉鼉以為梁遂伐越列子曰穆王駕八駿之乘乃  
西觀日所入三齊畧記曰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

出有神人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皆流血夫穆  
王叱黿而秦帝驅石穆王車轍窮於濛汜而秦帝馬跡  
向於扶桑似不可同江賦云爾者蓋得意疾書忽成佳  
語陸機所謂隨手之變難以辭逮者抑其借穆王之事  
以喻秦皇雄心四據百鬼驚奔而用修襲之固非妙製  
廣搜博采元瑞恐未得與於斯文故不覺其言之過

庖林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卮林卷九

明 周嬰 撰

論胡

文宣王武安王魯哀公平原君

史書佔畢曰世知仲尼文宣王而蕭子良長孫稚亦皆文宣王也延岑號武安王在壯繆前劉嘉封漢中王在昭烈前今但知玄德雲長劉仲謚魯哀公朱建稱平原君皆在後尤僻也文宣見路史餘並見兩漢

書又李光弼岳飛俱謚武穆岳與諸葛又俱謚忠武

諡曰漢書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呂元善聖門志云東漢和帝永

元四年封孔子為褒尊侯今考范書無

後魏書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宣

尼曰文聖尼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詔曰孔子幽贊天

人裁成禮樂作範百王垂風萬乘可追封鄒國公隋文

帝贈為先師尼父唐貞觀十一年尊為宣父高宗乾封

元年追贈太師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邑百戶為太師

隆道公宣尼采邑

通典作崇道公冊府元龜王欽若曰時封孔子為隆道公按會要武后天

授元年封隆道公

至開元二十七年追贈孔宣父為文宣王後

嗣褒聖侯改封文宣公通典通鑑以為謚文宣而唐書

云贈封若果為謚子孫豈可以為封爵乎且自尼父前

以王謚文宣者有後魏宜都王穆壽任城王澄安豐王

延明汝南王悅王亶

李先傳曰正光中  
文宣王亶嗣位

濮陽王陸子彰

北齊常山王斛斯椿不獨竟陵長孫也又魏書長孫稚

北史諱稚與治嫌名而改為幼云長孫幼字承業封上

黨王謚文宣惟隋書長孫覽傳稱祖稚魏太師上黨文  
宣王耳延岑自號武安王長生則於宋徽宗大觀二年  
封武安蓋是徽號然隱太子子承訓李寶臣子惟簡皆  
封武安王也光武兄仲初追謚魯哀公未久進爵為王  
復曰魯哀王矣平原有兩固然而史記景帝立王夫人  
為后尊其母臧兒為平原君則一為婦人抑又奇矣春  
明退朝錄曰樞密副使曹瑋使相高懷德皆謚武穆此  
固在李岳間若忠武之謚何必岳葛魏司馬師宋沈慶



之柳世隆符登雍州刺史徐嵩梁始興王憺魏廣陽王  
琛裴叔業齊高昂劉豐破六韓常劉貴段韶周王勵唐  
尉遲敬德郭子儀李晟渾瑊韋臯五代徐溫宋李繼隆

郭守文皆謚忠武豈獨孔明鵬舉乎

楊萬里揮麈錄曰北齊顯祖高洋晉

陽公李元忠南齊克陵王蕭子良隋長孫覽俱謚文宣  
孔子蓋出四謚之後者予按高洋稱帝元忠孫覽俱不  
為王楊說非也

夫子

史書佔畢曰西京雜記有杜陵杜夫子三十國春秋

有舞陽杜孔子稱名之類一至於此記謂杜奕棋天下第一蓋其徒尊之若抱朴子所稱棋聖之類然拾遺素稱詩聖又稱集大成又自稱杜陵曷若奪此稱還吾子美不尤稱情耶又莊忌稱夫子是字

諡曰西秦錄乞伏熾盤將有征西將軍孔子後魏書天平元年蕭衍將軍紀耕入寇崑崙都督曹仲尼破走之此夷狄侮聖之甚者也宋書世祖以沈伯玉容貌似圖畫仲尼像常呼為孔丘王景文陪輦出指伯玉曰孔丘

奇形容唐書王起字舉之文宗引入翰林講論經史詔  
畫象便殿號當世仲尼此中國君臣侮聖之尤者也然  
唐書表漢有薛方丘字夫子則夸誕之風已始於此而  
朝野僉載周則天朝同州魯孔丘為拾遺郎中張元一  
目為鷲入鳳池者則尤可哂矣金石錄有魏鎮東將軍  
劉乾碑云諱乾字天比於孔子仲尼孔丘尚為末減耳  
若乃夫子之稱原非至極之號端木之對棘成僕夫之  
詢濯孺豎牛之斥叔孫柳下之妻之誅其夫孟津之誓

武王於千夫長百夫長而皆呼之夫子則亦貴賤通稱之詞又班彪之劇蒙恬韓愈之祭田橫李白之贈秋浦少府咸以夫子屬之奚必弟子之嚴吾師學士之阿所好云爾而已哉且韓愈調張籍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則子美在唐世業有夫子之稱固不必奪彼予此即太白亦稱李夫子矣杜夫子自是人姓名若玄怪錄有朔方節度使張彧兩男一名曾子一名夫子俱為刺史通鑑唐僖宗時蜀人羅

夫子聚衆應阡能敗自到者是也玉堂閒話有長道縣  
豪士張夫子名行儒則與前漢薛方丘同而司馬相如  
傳顏籀注曰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則又非  
字也御覽引文士傳曰杜育童孺竒才博學能著文章  
心解性達無所不綜一時稱為舞陽杜孔子此如關西  
孔子楊伯起之類亦非名也

顏回

佔畢曰顏回為羌帥魯參為市人已見前載稱顏子

者黃憲外謝尚徐陵周續之皆六代人也稱曾子者  
張霸外宗元卿蔡曇智滕曇恭皆南齊人俱見南史  
列傳又陸雲亦稱顏子

論曰仲尼神人高不可仰顏淵亞聖士所能瞻故賞譽  
之家持相推許古今若此者衆矣禰衡曰仲尼不死孔  
融曰顏回復生事雖悲痛言亦可喜者也按黃叔度外  
稱顏子者尚不乏人荀彧別傳曰鍾繇以為顏子既沒  
能脩九德不貳其過惟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

比之顏子可得聞乎魏志太祖稱荀攸曰公達外愚內  
智外怯內勇不伐善無施勞顏子不能過也晉書曰文  
立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又曰羊祜蔡邕外孫太  
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梁書曰伏挺字士標  
齊末舉秀才梁高祖謂為顏子引為征東行叅軍時年  
十八隋書李士謙字子約事母以孝聞伯父魏岐州刺  
史瑒每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若前乎黃生者張璠漢  
紀曰朱穆之年二十為郡督郵迎太守太守問曰君年

少為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之曰郡中瞻仰明公以為非顏淵不敢使迎孔子太守竒其才歎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回也濟北先賢傳戴宏字元襄年二十二為郡督郵府君欲撻之宏曰鄙郡遭明府咸以為仲尼之居國以宏為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署主簿此皆令譽也然後漢許暹字顏回見顏氏家訓彼豈有長卿慕蘭之思乎後代曾子亦不一人南齊書劉歊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



孔氏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嶽小名也梁

書謝蘭字希如五歲父母未飯食終不進阮孝緒歎曰

此兒曾子之流北史裴叔卿博涉有孝行時人號曰裴

曾子然北史和士開傳有一人士曾參為士開嘗黃龍

湯此又出市人下矣

文中子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

唐高僧傳僧一行姓張氏名遂道士尹崇見所撰大衍玄圖甚嗟伏之曰後生顏子也亦見酉陽雜俎六帖曰

海東王義慈事親孝於弟兄友時號海東曾子唐書權德輿門生七十人推沈傳師為顏子又賈會華原人有

高節不谷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蒔松栢時號關中曾子

四友

史書佔畢曰四友有四周文王外吳太子孫登四友  
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晉王敦王澄庾敳胡母輔之  
唐李嶠杜審言崔融蘇味道

論曰胡王庾阮迭為賓主深有曠達之致按八王故事  
曰胡母輔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庾敳王敦王夷甫  
為四友世說新語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  
者是荅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彥國也而晉

書王澄傳王敦謝鯤庾散阮修為王衍所親善號為四友胡毋輔之傳輔之與王澄王敦庾散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諸說不同似五人各有一四友實當以夷甫為領袖耳然何獨之數君者陶潛聖賢羣輔錄曰顏回子貢子路子張孔子四友也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先後有輝是

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見孔  
叢子也又莊子大宗師子祀子輿子黎子來四人相與  
語曰孰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吾與之友矣四  
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漢書王莽始建國  
三年為太子置師友各四人尚書令唐林為胥附博士  
李充為犇走諫大夫趙襄為先後中郎將廉丹為禦侮  
是為四友又太原郇相稚賓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陶  
錄又曰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魏司空潁川陳羣

字長文中領軍譙朱鑠字彥才侍中濟陰吳質字季重  
魏文帝四友也見晉紀又宋書曰謝靈運東還與族弟  
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  
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又南齊書宋昇明初褚  
炫以清尚與劉侯謝朓江斆入殿侍文義號為四友梁  
書謝朓傳亦曰齊高帝輔政選朓為長史勅與河南褚  
炫濟陽江斆彭城劉侯俱入侍宋帝時號天子四友又  
續高僧傳隋攝山僧詮法師大乘海嶽釋慧布道辨慧

勇法朗從之聽論洞達清玄時人語曰詮公四友法句  
朗悟語辨文章勇得意布二偶作朋張顧崔蘇之外又  
何藹藹也然有廣而為六者晉公卿禮秩曰愍懷立東  
宮置六傅省尚書事時號太子六友顏之推觀我生賦  
曰及荆王之定霸撫軍鎮於夏汭濫充選於多士在叅  
戎之盛列慙四白之調護厠六友之談說有多而為七  
者聖賢羣輔錄曰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  
靈甫者舜七友也並為歷山雷澤之遊戰國策顏觸云

堯有九佐舜有七友是也有倍而八者魏志在東宮涼  
茂為太傅注引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吳錄曰高岱  
字孔文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南史曰齊竟陵王子良  
開西邸招文學梁武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  
昉陸倕並遊焉號曰八友有滿而為十者新唐書曰陸  
餘慶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  
微司馬承禎釋懷一雅相善時號方外十友黃休復益  
州名畫記載石恪畫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高適畢構

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司馬承禎為仙宗十友圖與  
書小異又李白詩序曰歷陽壯士勤思齊神力出於百  
夫則天太后召見授遊擊將軍賜錦袍玉帶大臣慕義  
結十友燕公張說館陶公郭元振為首有汎而十二者  
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所友見者十二人又曰  
子賤治單父所友者十有二人是也有六之為二十四  
者晉書賈謐開閣延賓海內輻輳勃海石崇歐陽建榮  
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



諸葛詮宏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  
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潁川陳珍太  
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興劉琨皆傳會於  
謚號曰二十四友是也

三傑五老

史書佔畢曰三傑有三漢蕭何張良韓信外唐吳少  
微富嘉謨谷倚皆文人宋璟張說源乾曜皆宰執又  
曰五老有二唐曹松等五人登第皆年七十餘號五

老榜在宋者英前

論曰蜀志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諸葛亮達治知變而為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三人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傑佐之何為不濟歙州圖經陳武帝受梁禪程靈銑以佐命功臣與周文育侯安都為三傑淵源錄曰朱光庭調萬年主簿時程顥主鄆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又黃魯直贈高荷子勉詩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

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耒無咎補之

也然則三傑蓋有七耳

金雷淵字希顏文詩喜新奇與友人高廷玉李純父號中州三

傑鄭曉今言曰山西三傑喬宇王鳳雲王瓊也宇德量鳳雲氣聚瓊才畧然瓊有功於民社矣然明皇

集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上官命燕東

堂賜詩云赤帝收三傑黃軒舉二臣許景先送張說巡

朔方云漢主知三傑周官統六卿蓋皆用張蕭事未嘗

即以為張宋源號也蘇晉序云天子作三傑詩以宴亦

摘其首句為題同於三百篇之旨耳論語識曰堯率舜

等升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河送歌一老曰河圖將來告  
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  
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歌訖  
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拾遺記曰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  
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禹五老  
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祭之又曰老聃居反景日  
室之山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  
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談天地之數五

老蓋五方之精也家語曰荆公子年十五攝荆相事孔子使人觀之視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馬太上飛行羽書曰南極老人丹陵上真西極老人素靈子期北極老人元上仙皇東極老人扶陽公子中元老人上元子此五老蓋五星之真人也又異乎雲牙五方之老路史曰道州營道北有五老人祠昔唐國子司業為道至襄陽遇五老人來迎自云春陵人與之帛與僕問所居州城西北五里至訪之無有惟五龍井遺繅

在焉乃立五龍祠貞元十九年也是五老有八矣然耆英

會十三人元豐中在洛陽五老則至和中在睢陽蓋致

政宮師相國會稽杜公衍燕申睢陽與賓客太原王公

渙故衛尉河東畢公世長兵部沛國朱公貫駕部始平

馮公平俱年八十餘掛冠優游鄉梓暇日燕集為五老

會賦詩酬唱宋人形於繪事以紀其盛此至和丙申中

秋日錢明逸叙胡氏誤也據言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

顏等及第松舒州人希羽欽州人皆七十餘象  
京兆人崇希顏閩人俱年踰耳順時謂五老榜

七子

史書佔畢曰七子不始建安鄭公孫黑強與六大夫  
盟謂之七子

論曰薰隧之盟太史無南董之筆既書黑名且稱七子  
事在昭公元年然則七子昉於此乎曰前此矣前此則  
曷為始乎此元瑞之踈也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  
垂隴子辰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  
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此其先

一也僖十年晉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驪  
欵累虎特宮山祁杜預注亦謂之七子二也毛詩皇父  
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  
馬楫維師氏豔妻煽方處鄭玄箋曰厲王淫於色七子  
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  
也後漢書李郃上書曰妃后用事七子朝令左雄疏曰  
褒艷用權七子黨進注亦引詩為說三也何為托始於  
薰隧乎且漢景帝時亦有七子陸機五等諸侯論曰六



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呂向注曰七子謂吳王濞  
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  
王雄渠皆謀反是也然建安七子陳壽之志殊誤按魏  
志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文學王粲徐幹陳琳  
阮瑀應瑒劉楨並見友善自邯鄲淳繁欽等亦有文采  
而不在此七人之列其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  
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  
夫傳言七人而名僅列其六即評語亦惟言六人可謂

自違伐矣尋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蓋以文舉為七人之領

袖也

楊用修集曰吳高河懋常以楊宏山士雲王純菴廷表胡在軒廷祿張半谷含李中溪元陽唐池南

錡為楊門六學士以擬蘇門秦黃晁張廖略云余曰得非於子而七乎七子文藻皆在滇雲一時盛事余固不敢當也又近代詩家亦以李于麟攀龍王元美世貞宗子相臣徐子與中行梁公實有譽吳明卿國倫謝茂秦榛為七子

## 七賢

史書佔畢曰七賢不始竹林後漢書袁祕等七人以  
身杆及救郡守皆死褒曰七賢又七賢過關是李白  
張九齡王維鄭虔張說李華孟浩然

諗曰黃巾起汝南太守趙謙擊之軍敗功曹封觀主簿  
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記室  
史張仲然議生袁祕七人擢刃突陳與戰並死謙以得  
免詔表其門閭號曰七賢此汝南七賢也然亦不始此  
東京之初已有之矣隋經籍志有廬江七賢傳今雖不

傳諸類書多引之七賢者其一為陳衆辟州從事劇賊  
淳于臨數千人攻縣光武遣司空李通擊之州牧惶怖  
恐獲罪衆自請以恩信降之乘單車駕白馬到賊所以義  
告諭臨素服名德即降民生立祠號曰白馬從事其一  
為文黨文黨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  
遠學先試投我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  
因之長安受經其一為陳翼翼字子初一字春卿廬江  
舒人到藍鄉見道邊馬旁有一病人呼曰我長安魏少

公聞廬江樂土來遊今病不能前倘可相救翼迎歸養  
視積日病困曰我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死則賣以殯殮  
餘謝主人既死翼賣素買棺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  
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  
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翼後為魯  
陽尉號魯陽金尉又光武出淮陽到舒不覽鄉問此鄉  
何名陳翼對曰鄉名不覽上曰萬乘主以問不祥耶命  
舉燔之翼曰臣言不欺佩刀當生毛視之刀有毛長寸

乃不燔

七貴

估畢曰七貴有二已見名疑

諗之曰潘岳西征賦曰窺七貴於漢庭疇一姓之或在  
李周翰注曰漢庭七貴呂霍上官丁趙傅王並后族也  
任昉為王思遠讓侍中表曰金遷七貴之茂王粲三公  
之孫隋牛宏為吏部尚書蘇威宇文述張瑄虞世基裴  
蘊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又元文都等尊

立越王侗改元皇泰以段達為納言王世充吏部尚書  
元文都盧楚俱內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郭文懿內  
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於時雒陽稱為七  
貴國史補御史故事亦有七貴之號則七貴固不僅於  
二也不知陳胡所指為何然此類尚有可數者北齊書  
韓鳳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戰國策  
范雎說秦王曰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  
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

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又宋書王粲徒尚書令與齊王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幾時謂之四貴北齊書曰魏太保孫騰依附齊神武在鄴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為四貴隋書觀德王楊雄高祖時貴寵冠絕與高頰虞慶則蘇威稱為四貴則四貴亦有四也隋煬帝初蘇威宇文述裴矩裴蘊虞世基叅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南齊書東昏即位江祏參掌選事與弟衛尉祀右衛將軍劉暄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



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為六貴北齊書胡長粲以外戚起家給事中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和士開高文遙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為八貴晉人之賦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此之謂也

### 八王八達

史書佔畢曰唐虞八元八愷周八士晉八王外漢八俊八顧八及各二詳黨錮傳晉則八達有三並見名

疑然晉又有八伯郝鑿為方伯阮孝為宏伯卞壺為  
裁伯蔡謨為朗伯胡母輔之為達伯阮孚為誕伯劉  
綏為委伯羊曼為黯伯見曼傳

論曰國語胥臣曰文王即位詢於八虞賈逵唐固並云  
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是八士又稱八虞也周書和寤  
解有尹氏八士在武王十三年計文王即位至此已五  
十開年則八士有二也後漢書永和六年詔遣八使巡  
行風俗拜周舉杜喬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並

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  
是漢有二八俊也然隋末亦有之舊唐書浚儀格德仁  
隋剡縣丞與同郡人齊王文學王孝逸文林郎繁師元  
羅川郡戶曹靖君亮司隸從事鄭祖咸宣城縣長鄭師  
善王世充中書舍人李行簡處士盧協等八人以辭學  
擅名當時號為陳留八俊合璧事類岑長倩少孤為文  
本鞠愛孫號陳留八俊陶淵明集曰王祥字休徵王戎  
字濬冲王澄字平子王導字茂宏王綏字萬子王衍字

夷甫王敦字處仲王玄字眉子右瑯琊八王聞之於故  
老晉書曰西晉政亂朝危而速其禍者咎在八王八王  
者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  
穎河間王顥東海王越詩所謂誰生厲階八王之謂矣  
佔畢所云八王者不知何指然魏書曹公令曰漢之異  
姓八王與高祖俱起布衣初定王業按漢書高祖定天  
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  
綰與兩韓信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耳趙王芮長沙王越

梁王布淮南王荼綰俱燕王兩信者一楚王一韓王也  
隋書長孫覽傳贊曰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即此又  
後魏書臨淮王傳冀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  
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  
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唐書昭宗乾寧四年華州將花重  
武告睦王以下八王謀殺韓建建奏今日睦王濟王韶  
王通王彭王韓王儀王陳王等八人到臣治所意不可  
測昔晉室八王撓亂天下請依舊制不合典兵乃囚八

王於別第是漢晉魏唐有五八王也晉書安平王司馬孚字叔達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植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於時號曰八達魏志盧毓傳曰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謂世語曰夏侯元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元疇四人為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魏畧曰明帝禁浮華而李勝黨有四聰八達各有主名陶淵明集曰陳留董昶字仲道琅邪王澄字平子陳留阮瞻字千

里一云阮八百即瞻弟孚字遙集朗識多通大將軍王  
敦云方瞻有減故云八百潁川庾敳字子嵩陳留謝鯤  
字幼興大山胡母輔之字彥國沙門於法龍樂安光逸  
字孟祖右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而晉書光逸傳  
曰逸與胡母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  
裸袒閉室酣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是八達有三  
其二在魏一在晉耳然晉尚有八公百官志曰晉受禪  
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冲為太傅王祥為太保義陽王

望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顛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  
騫為大將軍凡八公世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  
神仙傳漢淮南王已有八公而葛氏晦其名高誘以為  
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枝伍被晉昌八人倘非也  
後魏書神瑞元年春置八大夫官大夫下置三屬官總  
理萬機故世號八公又曰長孫嵩爵鉅鹿公太宗即位  
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  
車門右聽理萬幾世號八公是八公亦有三也八伯中



黯字誤義在顏氏家訓

新唐書常袞為相室賈官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

攢不用世謂之黯伯以其踏踏無賢不肖之辨云

然堯舜時亦有八伯崧高䟽

引鄭元堯典注曰堯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於是分四岳置八伯淵明集曰伯夷為陽伯樂舞侏離歌哲陽羲仲之後為儀伯樂舞饗哉歌南陽棄為夏伯樂舞武漫哉歌祈慮羲叔之後為羲伯樂舞將陽歌朱華咎繇為秋伯樂舞蔡叔歌零落和仲之後為和伯樂舞元鶴歌歸來垂為冬伯樂舞丹鳳歌漫漫

冬伯後關一人

右八伯自羲和死後分置舜即位元祀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十有五祀又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者也見尚書大傳殷時亦有八伯王制曰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鄭注曰殷之州長曰伯又魏書王凌等勸進曰周公八子並為侯伯則八伯已見於虞商周矣又拾遺記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生八子世謂八神亦謂八翌翌明也亦謂之八英亦謂八力其神力英明翌

成萬象也此更奇僻者

孝女

筆叢曰後漢書云孝女叔先雄犍為人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尸喪不歸雄感念號泣心不圖存常有自沉計家人防閑之經百日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按此事與曹

娥同出後漢范史同傳娥以蔡氏邯鄲賞識盛傳而此事絕無知者故特詳之

諗曰曹娥年方總角父死安歸投衣洪流從之鮫室至情沉痛可質天吳叔先雄者其傳云雄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元瑞削此數言便繫以與曹娥同感予案范書所載依益部耆舊傳而水經注采華陽國志之言作先絡云符縣長趙祉遣吏先泥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

詣巴郡沒死成濡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有  
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絡乃乘  
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沉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  
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夫絡既辭家適人長孤  
育子則義屬他姓身非父有雖甚痛疾宜割私恩泥和  
屑子不弱赴淵有人絡安得死之而安得亡之苟懷小  
諒女而不婦以是為竒吾所不取且絡孝誠雖至和直  
尋常吏耳成灘之淪日月寢遠不入魚腹亦作腐骨乃

與六日之尸相持而出死不速朽未之曾聞作書者徒欲為絡飾異不知其說之難持也又按華陽國志及益部耆舊傳其時人為語曰符有先絡焚道張帛黃帛焚道人張貞妻也貞受易於韓子方去家三十里船覆死求尸不得帛乃自往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持夫手於灘下出灘故名鴛鴦圻縣長韓子冉嘉之召帛子為縣股肱予謂黃帛汎彼栢舟得正而斃范史既逸世誠罕知先雄字異曹娥不成為孝從非

焚道不得為貞鬻子之閔斯可歎也已

戴諒

筆叢曰諒輔字漢儒仕郡為五官掾時旱太守祈禱  
山川連日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期日中不雨乞以  
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以自環構火將自焚  
焉未及日中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此亦與  
戴封同世而人罕知并錄之輔時為掾尤難也

諗曰按戴封諒輔同在蔚宗獨行傳封傳者必及五官

人何為罕知乎元瑞標榜漢儒而不詳戴事反有罕識  
戴封者矣據傳封字仲平濟北剛人為西華令時大旱  
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以自焚火起大雨暴至此戴封  
之行也然漢世非特二子長沙耆舊傳曰祝良字劭卿  
為洛陽令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  
引罪自晨至中紫雲齊起甘雨登降要此自曝耳未及  
燒身也桂陽先賢畫讚曰臨武張熹字季智為平興令  
時天大旱熹躬雩未獲嘉應乃積柴自焚主簿崇小史



張化從熹焚馬火既燎天即澍雨此則長令簿史一時  
赴敵其視諒戴不亦合而一乎

異聞記

胡元瑞二酉綴遺曰陳太丘絕不聞著書而易林所  
引抱朴子載陳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遭亂有  
女四歲不能行棄塚中後開塚女復活問之曰見塚  
角有一物伸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飢尋看乃大龜  
將女還飲食之初小腹痛久乃習云按此書太平廣

記及御覽俱不載蓋其亡已久然仲弓之言或當不  
妄因識此

諗曰抱朴子曰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  
聞記云郡人張廣定者遭亂避地有女年四歲不能步  
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  
露村口有古大塚上顛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縫之下  
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  
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

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喜甚而父母初疑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日為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為道者效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仲弓皆非妄說者也按此在稚川書對

俗篇元瑞乃搜之於易林又云後開塚女復活此似於景升家婢皆非也又予覽北戶錄引陳仲弓異聞記曰東城池有王餘魚池決魚不得去將死或以鏡照之魚看影謂其有雙於是比目而去則此書唐尚存也

扶老

華陽博議曰困學紀聞云策扶老以流憇扶老藤名以為杖也見蔡順傳注扶老尤僻非伯厚不能知然亦讀漢書偶得之又古今注秃鷲一名扶老扶老亦

見太平御覽草木類

論曰王元美云杖名扶老鳥亦名扶老按易林曰鳩杖  
扶老衣食百口淵明此語取易林之意猶引詩友於詒  
厥之類非以杖即名扶老也孔光傳曰太后賜太師靈  
壽杖服虔曰靈壽木名孟康曰扶老杖也師古曰木似  
竹有枝節長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  
治也山海經曰龜山多扶竹郭璞曰邛竹也高節實中  
中杖也名之扶老竹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扶老木十

株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扶老三株汝南先賢傳曰蔡順  
字君仲至孝所居井枯槲歲久欲易之為在母生年上  
不敢一旦忽生扶老藤繞之遂堅固有鳩巢其上蓋二  
種木及竹藤皆堪作杖故咸名扶老耳詩其檉其楛陸  
機疏曰楛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此扶老  
不知何所指也古今注曰漢成帝顧成廟有三玉鼎二  
真金鑪槐樹悉為扶老拘欄斯亦不知何物廣志曰扶  
老華黃如金名金草則又草類也李尤靈壽杖銘乃製

為杖扶危定傾郭璞桃杖贊杖以扶危任昉荅餉杖詩  
扶危復防咽事歸薄暮人庾信竹杖賦將以養老將以  
扶危春秋說題辭曰酒之言乳也所以策身扶老也  
然則酒正可以扶老名矣漢武內傳曰王母謂武帝曰  
太上之藥乃有太真虹芝天樸神草尚宮大碧西鄉扶  
老紫虬童子九色鳳腦有得食之後天而老以此觀之  
元美謂杖名良謬而元瑞謂淵明之所策即君仲之井  
藤亦狹之甚也

荆軻延周

史書佔畢曰刺大亂之道也燕社稷旦莫墟矣丹思所以濟之而萬無策也僥倖於一刺詎得已哉政殛蘇嗣可以息黔黎延周脉燕亦未至遂亡軻之垂中而弗中也天也世人燭成敗弗燭為笑資悲夫

諗曰秦師日深燕境日急太子丹之與軻謀也不過曰劫秦王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償秦必矣元瑞乃謂政殛蘇嗣



可以息黔黎延周脉此蓋以扶蘇為賢也假使當時政  
死軻手扶蘇嗣位不復讐不討賊與燕約和外愧夫差  
內慙秦襄亦何賢之與有然則燕視秦王死亦亡不死  
亦亡而曰未至遂亡過矣且丹思自雪見凌之怨非為  
周恤不祀之悲也吾友黃若木云西周亡於秦昭襄五  
十一年東周亡於莊襄元年河洛之又見秦離久矣胡  
氏欲扶蘇重立周之社稷乎

伍伯

胡元瑞莊岳委談曰卮言謂前導為伍伯所引賈充及崔豹語當矣然晉唐間官中行鞭杖者亦謂之伍伯南北史多載尚未明審唐書蘓世長為刺史因民不率教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疾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走觀者無不笑之又太平廣記某人欲知未來戎幕間談嘔璣年六十餘為河北一宰在縣惟尋術士云或曰公部中伍伯判冥者也具簪笏召問之荅曰某非幽冥主者亦冥中伍伯能於杖數量人之死生凡人將有

厄皆先受杖數二十以上皆死二十以下但重病耳  
據二事則伍伯固有兩義

酉陽雜俎載伍伯三四處如語資類載某公

即魏收

欲

題名岩石偶無筆以伍伯杖畫之則伍伯或前導而  
兼行杖者正猶今之阜人行則呵辟罰則用刑耳又  
按宋程氏演繁露載後漢虞詡傳注續漢志伍伯公  
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  
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人辟車鈴下侍閣門闌

部署衙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  
構即今行鞭杖者然則伍伯之名漢世已有矣

續考後漢曹節傳節弟見越騎校尉營五百妻有色  
從求之五百不敢違注引韋昭云五百字本伍伯伍  
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也按今俗呼行杖人為  
五百右皆注中語據此說最為明了余所謂二義兼  
者信矣

又禰衡傳黃祖怒衡不遜令五百將出杖之亦見後

漢書則知二字漢世通用也今俗稱阜隸亦有所本  
阜人蓋古司牧者隸則輿隸本不並言考張湛列子  
注已見則疑起於晉然義未必同

諡曰漢書鼂錯言事曰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  
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  
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  
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虔曰五百  
帥名也是古謂連帥為五百周禮鄭玄司服注曰今時

伍百緹衣古兵服之遺制疏曰五行也伯長也謂宿衛者之行長則衛士又名伍伯又八職注曰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疏曰漢時五人為伍伯長也是五人之長傳在朝羣吏諸官事務於朝也則傳事者亦為伍伯神仙傳曰王敦誅郭璞璞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伍伯銜涕行法則削子手行刑者亦呼伍伯也禰衡傳注曰五百猶今之問事也問事豈刺閨之類乎晉輿服志曰車前五百者卿行旅

從五百人為一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則五百宜讀如字此又數義也

阜隸字昉自左氏以為十等之官貨殖傳注阜養馬者隸之言著繁著於人也然班氏謂至於阜隸抱關擊柝則猶賤官耳方言樞阜也郭璞注曰阜隸之名於是乎出蓋古祇以為牧圉之役自茲而後漸以卑辱抱朴子曰阜隸之巷不能紆金銀之軒沈約彈事曰既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宋書孫處等論諸將

起自豎夫出於阜隸芻牧之下柳元景檄臧質云  
郭伯西門遺出自阜隸寵越州郡隋書李密數字  
文化及曰卿本匈奴阜隸破野頭耳此如罵人臧  
獲其非卑宦可知若宋太祖詔徐羨之傅亮茶酷  
備加顛沛阜隸之手張太后廢少帝令居帝王之  
位好阜隸之役親執鞭撻毆擊無辜則即今行杖  
人矣

張萬福



胡元瑞九流緒論曰道家有五等朝儀一卷題張萬福撰崇文總目云未詳何人按唐張萬福抗言救陽城卽世主謂江淮草木皆聞爾名者而崇文憤憤如此允宜張睿譏之然萬福武人著書或非其事酉陽雜俎又有名鑿張萬福則此書固未知出誰手或更有一人不可知崇文誠足譏東觀亦未審也又史書佔畢曰唐有三張萬福一德宗朝救陽城人所共知者一與柳芳同時見酉陽雜俎第七卷末以鑿名非

武將也一撰五等朝儀見通志略乃道家者流

諡曰寇謙之傳太上老君賜天中三真太文錄有五等  
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  
宮散官五曰並進錄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  
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真經五等朝儀豈此謂耶然謂  
唐有三張萬福則甚不然何者酉陽雜俎曰柳芳為郎  
中子登疾重時名鑿張萬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  
之具言子病張詰旦候芳遽引視登萬福遙見登頂曰

有此頂骨何憂也因診脉五六息曰不錯壽且踰八十  
乃留藥數十字謂曰不服此亦得後登為庶子年至九  
十胡蓋以此萬福善醫者耳但新舊唐書張萬福傳皆  
云德宗以萬福為濠州改泗州刺史召拜左金吾將軍  
大言救陽城曰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則萬福曾為泗州  
與雜俎言合也柳芳大歷元年為太常博士撰皇室永  
泰新語見代宗紀至萬福除泗州時可三十年及萬福  
八十芳可七十餘正同時也胡豈以唐書不載其有和

緩之術便謂為兩人乎本傳言其三世明經而萬福以業儒不顯乃學騎射則五等朝儀何知非張尚書著述且其年九十未嘗一日言病非道家何以得此然則萬福蓋文士習武有道術而善醫又善相人者胡云有三子謂直是一人黃長睿云唐人有傳盡之矣

李文悅

史書佔畢曰唐有兩李文悅一見安史叛時一見憲宗修麟德殿時通鑑所載又古今說海趙合傳有李

文悅蓋即安史叛時者

諗曰安史之亂賊將姓李者如立節欽湊廷堅史魚歸  
仁廷訓竭誠令崇懷仙抱忠輩紛紛委質不見有所謂  
李文悅者通鑑元和元年劉闢綿江柵將李文悅以城  
降高崇文二唐書高霞寓從高崇文擊劉闢下鹿頭城  
降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李而高崇文傳阿跌光顏軍  
鹿頭西斷賊糧道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李文悅  
始見是時耳通鑑又云元和十三年修麟德殿右龍武

大將軍李文悅白宰相論諫自門諸衛遷南牙諸衛克  
威遠營使十四年吐蕃圍鹽州刺史李文悅拒守凡三  
十七日吐蕃不能克唐書吐蕃回紇二傳並同二傳又  
云長慶元年六月吐蕃犯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發  
兵擊之按李文悅於唐書無傳無以知其首末但以三  
書尋之文悅蓋蜀川降將入朝仕至龍武將軍以抗直  
欲諫左轉遂出為鹽州卒能立功非兩人也又太平廣  
記引傳竒張合傳曰合太和初遊五原路經砂磧見紫

衣丈夫謂曰我李文悅尚書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  
犬戎圍城吾與相持三十七日羗酋卷甲而去其叙守  
城時力戰甚苦固明言元和十三年則安得以為安史  
時人乎然鹽州苦戰乃在十四年合傳作十三年亦稗  
官之舛也

李伯禽

伯畢云唐有兩李伯禽一太白子一嘉興監與神婚

見通幽記

諗曰太平廣記引通幽記云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克  
嘉興監徐浦下場糴鹽官場界有蔡侍郎廟伯禽謁廟  
見廟中神女戲之後數日蔡侍郎來與論親伯禽遂卒  
據此則糴鹽官之伯禽即太白子也特廣記訛作李伯  
子元瑞遽以為兩人且監字屬下徐浦下場讀元瑞云  
嘉興監俱謬也范傳正作李學士碑載李白孫女二人  
言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父存無官父歿為民  
所云無官者雖監糴鹽固非官也云貞元八年蓋即其



時與幽通記之言合矣

誤鳴戰鼓

史書佔畢曰晉桓溫伐李勢戰於笮橋不利將退兵適軍中誤鳴進鼓士殊死鬪遂克之宋世祖伐元克劬戰不利劬將魯秀誤鳴退鼓遂克之

諺曰宋書魯秀傳曰元克劬配秀精兵五千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退軍鼓因此歸順南史亦曰義軍至新亭劬將士力戰將尅而魯秀打退鼓軍乃止故大敗此

秀之倒戈未嘗誤伐鼓也元瑞增飾之以與笮橋為對耳按世語曰張魯遣弟衛築陽平城以拒王師太祖將還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為大軍見揜遂降此亦因誤成功稍與桓宣武事相類

易水

胡元瑞甲乙刺言云乙未春夢冕服人坐殿上召試忽飛下一紙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為易水生爭

攫去遂覺及入闈題是司馬牛章而第一人則湯賓  
尹蓋以易水為湯也書法以水從易音陽非易也觀  
此則天上主司且不識字何尤於濁世司衡者乎

諗曰尚書中候曰玄鳥翔水遺卵娥簡易拾吞生契封  
商後萌水易注云易起洛城簡在水中浴而吞卵生契  
後人當天應嘉乃以水易為湯據此則天上主司蓋取  
緯候僻書言以諛元瑞非不識字也

凍雀

詩數曰宋欽宗詩紇千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  
樂當時情況如此豈止令人酸鼻紇千山雀詩或以  
為唐昭宗

諗曰紇千山或作紇真山隋書曰馬邑郡雲內縣有紇  
真山初學記引水經注曰紇真山夏積雪鳥雀死者一  
日千數唐昭宗紀天復三年朱全忠請上遷洛書促東  
行車駕至華州謂侍臣曰鄙語曰紇千山頭凍殺雀何  
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事在通鑑乃

云或以為唐昭宗何也然郡國志曰統真山數百里內  
夏恒積雪故彼人語云云則元魏時已有此諺矣

劉令嫺

詩藪曰洗馬徐悱妻劉氏集二卷悱妻唐世尚存故  
唐選亦收

諡曰徐悱妻劉孝綽妹所謂劉三娘者也文尤清拔悱  
卒妻為文祭之按梁書悱在東宮歷稔以足疾出為湘  
東王友遷晉安內史卒父徐勉荅客喻曰普通五年春

排喪之問至排始踰立歲著述盈筭據此則排卒已過三十劉亦豈幼艾者自普通五年至隋亡一百三年劉若入唐未死不已百三四十歲乎此時尚高詠不能自休是老婦而修進士之業也覽隋經籍志已有梁太子洗馬徐排妻劉令嫺集三卷安得唐世尚存哉新寧高棟輯唐詩品彙內載令嫺詩而注曰劉令嫺徐排妻也隋末唐初人此廷禮之誤因以誤元端耳

卮林卷九